

小乙 著

溺罪

THE SECRET OF S

S
之
谜

非外借

青島出版社
QINGDAO PUBLISHING HOUSE

小乙 著

溺罪

THE SECRET OF S

S
之
谜

 青岛出版社
QINGDAO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溺罪: S之谜 / 小乙著. —青岛: 青岛出版社,
2019. 1

ISBN 978-7-5552-7867-2

I. ①溺… II. ①小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276206号

书 名 溺罪: S之谜

著 者 小 乙

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

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(266061)

本社网址 <http://www.qdpub.com>

邮购电话 010-85787680-8015 13335059110

0532-85814750(传真) 0532-68068026

责任编辑 郭林祥

责任校对 邓 旭

特约编辑 武芳芳

装帧设计 蒋 晴

照 排 梁 霞

印 刷 三河市航远印刷有限公司

出版日期 2019年1月第1版 2019年1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 32开(880mm×1230mm)

印 张 8

字 数 150千

书 号 ISBN 978-7-5552-7867-2

定 价 39.80元

编校印装质量、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0532-68068638

建议陈列类别:畅销·小说

“恶人是不会简单地死的，因为上帝似乎还会
关照他们……”

——《基督山伯爵》

目录

Part1 恶人不会简单地死 / 001

浅灰色的丝质床单吸饱了血，黑魑魑，昏沉沉，像一只贪婪的蝙蝠打了个哈欠。床上之人奄奄一息，眼睛闭合，睁开，再闭合，再努力睁开……

Part2 消失的凶器和内脏 / 041

早知道今晚要你命的人有那么多，我刚才就不必亲自动手了。S果真是代表着正义啊，处决你看来是正义的群体意志，你是死有余辜！

Part3 看不见的嫌疑人 / 059

“一个浑身是血的人，从一间里面反锁的房间跑出来，从三楼的室内楼梯向镂空的天井跳下去，地面和楼梯扶手却一点血迹都没有，这怎么可能！”

Part4 过去的恩怨情仇 / 097

杜传武站起身，走到窗边，轻轻掀开窗帘，隔着缝隙俯视楼下街道。那辆盯梢的黑色大众轿车还在，那不是警车的气味。他的左手指又不禁颤抖……

目 录

Part5 死而复活的人 / 159

天空像黑色的死海，一道红色闪电劈开了海面。轰隆一声，犹如巨浪撞击海岩。石天博宛若晕船，坐立难安。他拨打闫玥婷的电话，无人接听……

Part6 密闭空间的人性对决 / 175

液晶屏上的倒计时数字不断跳动，还剩两小时二十八分。我内心既紧张又平静，想一想干脆就这样任由炸弹爆炸，让所有人都陪葬不是更好……

Part7 谋杀方程式的答案 / 215

“我这架是私人飞机，你们以什么理由要求临时降落？告诉别人飞机上有炸弹？”陈美玉冷冷地笑了笑……

Part1

恶人不会简单地死

浅灰色的丝质床单吸饱了血，黑魑魑，昏沉沉，像一只贪婪的蝙蝠打了个哈欠。床上之人奄奄一息，眼睛闭合，睁开，再闭合，再努力睁开……

2016年4月30日。

出生和死亡，人都没得选，而我就连穿衣打扮也不能随心所欲。不过今晚例外，我主动在漂亮和实用之间，选择了实用。

蓝色口罩，蓝色手术帽，两只白色乳胶手套，虽然它们都嫌我身上的黑塑料雨衣不搭调，但我替它以及封住领口、袖口的胶布不服气，若没它们的配合，如何能确保我不留下一丝毛发、皮屑，及任何可提取的DNA之物？

我是谁？我要干吗？

是啊，这两个问题也曾一度困扰着我。此时此刻，请称呼我为“S”吧。这个字母对我接下来要做的这件事具有特殊的意义和作用。S可不单单是一个正义或者复仇的符号。

我站在一间光线昏暗的屋子里，一张欧式大床前。床上躺着一个半身赤裸的男子。

两扇白色衣柜门敞开，衣柜灯照射到欧式大床上，光线照射区域有限，但我认为并不碍事。我戴上锂电池医用头灯，重量仅为69克，LED增强白光足够在黑暗中撕开一个口子，同时又不让门外的人察觉到里边有光。

我取出柳叶刀，它如新月散发着寒光。用手术刀来饮血复仇，对我来说有一种莫名的快感。

刀口缓缓逼近一道陈旧的手术伤疤，位于床上男子中腹部左侧，长度大约十厘米。旧伤疤年龄十二岁，它承载着一段

恩怨，也影响和改变了我的人生——倒霉的人生。尽管我还年轻。自认为年轻。

我隔着口罩挠了挠鼻头，福尔马林的味道穿透了口罩，味道像芥末。

头灯照射到手术刀切面上，反射出我的那双眼睛——凶光，杀意，还有永无止境的恨。床上之人这辈子也意识不到对我犯下的罪恶有多深，也料不到我竟然能像基督山伯爵那样华丽“重生”。

我也有自己的信条：当法律无法制裁仇人的时候，当自己深陷绝望时，身后其实还有一条路，踏上这条路并不可耻。

床上之人嘴巴上缠绕着好几圈封口胶布，鼻音嗡嗡，像蜜蜂被困的叫声。两个漂亮的眸子瞪得像发光的黑色铜铃。身体各部位都被施加了局部麻醉，阻碍了这些部位的神经丛与大脑中枢的联络，浑身上下动弹不得。唯独脖子能动，可以微微抬起头。

假如一个人目睹自己死亡的过程，却又感觉不到一点疼痛，这算不算对生命的轻蔑和亵渎呢？好吧，血宴的时间到。

我用精巧的手指拨弄着手术刀，刀口沿着那道旧伤疤切了下去，像船桨在红色河流中荡漾。鲜红色溅到了白色手套上，白和红在一起，冰冷且浪漫。下刀的时候不费劲，像切奶油一样柔软，轻易就切开了腹部的多层皮肉。

床上之人发出惊慌失措的声音，惊恐源自对正在流失的生命失去掌控。床上之人在挣扎，但也顶多是颈椎托起重重的脑袋，离开枕头大约15°角。那双铜铃般的眸子差点跳出眼窝。眼睁睁看着我把一只白手套伸进肚子，搅动着体内的大肠、小

肠，还有胃部，最后，我把冷冰冰的手术刀片贴在输尿管上。

手术刀触到了肾静脉。这时，我看了看自己的左边腰椎，那里也有一道旧疤痕，拜床上之人所赐。这也令我想起了以前查过的一段资料：1954年，美国的约瑟夫·默里成功地完成了第一例肾移植手术，他后来获得了1990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。

人类最早尝试移植的内脏就是肾，相比于其他内脏，肾脏的静脉系统要简单得多，割肾对其他内脏的损伤也较小。

我压根儿不在乎这些，眼前并不是一场移植手术，目的只是取走那个原本就不属于床上之人的肾。唯一要小心的只是避免伤及心脏和肺部，导致休克或过快死亡。

一个切面像耳朵的东西被我取了出来。大约十厘米长，五厘米宽，厚度为三厘米左右。黏糊糊的血浆和淋巴液腥味十足。断裂的输尿管里还有混杂着酒精味的液体溢出。这不是一个完整的肾，并非刚才切得不好。肾脏移植根本就不需要切割整体，当初移植到床上之人体内时就不是完整摘除的。

我将血淋淋的“大耳朵”拿到地板上那个玻璃瓶瓶口，里边的福尔马林液体早已迫不及待想要尝尝活体器官的味道。但我改变了主意，伸手将“大耳朵”缓缓拿到床上之人的眼前。我的胸口反倒像海浪起伏。

将死之人发出惨烈惊恐的号叫，但张不开嘴，没法发力的声音穿透封口胶的阻碍后，即便算上鼻腔的共鸣，这种哀号也不足以穿透这间隔音效果好的豪华卧房。加厚的橡木门，双层隔音玻璃，它们都在得意地欢笑。

浅灰色的丝质床单吸饱了血，黑魆魆，昏沉沉，像一只贪

婪的蝙蝠打了个哈欠。床上之人奄奄一息，眼睛闭合，睁开，再闭合，再努力睁开。

临死前的愿望难道是想看看我的脸？

我懂了。我把手伸到耳朵边，口罩的一条绳索被解除，腥味和福尔马林的味道蜂拥入鼻孔，感觉像吃了一勺子芥末。

露出庐山真面后，我不禁打了个喷嚏。我想，当下刑侦技术虽然厉害，也不至于能从这个喷嚏提取到关于我的线索吧？

床上之人耷拉的眼皮下，看我的眼神氤氲着疑惑和茫然，喉管微微颤动：

“为什么……是……你……”

02

2004年8月。

石天博站在外科大楼四楼的走廊上，看着等候在一楼大厅的一名“药人”。看上去三十多岁，脸颊浮肿，跟去年见到时的模样又发生了改变。如果不是留意了他很久，石天博恐怕也认不出来。

石天博想起来了。医院最近研究了一批新药，已经顺利完成对灵长类动物的实验，第二阶段需要拿健康人做活体实验。新药的副作用未知，对试药人也最危险。“药人”的风险很高，石天博作为医生再清楚不过。

不仅如此，而且当初石天博的母亲抛下他和父亲后，父亲就是靠做“药人”把他给养大的。

石天博从小下定决心要成为一名医生，希望有一天能治好父亲的病。可惜父亲没能等到这一天，四十六岁的时候就去世了。临终前，父亲在病床上躺了小半年，浑身上下都有毛病，连容貌和说话的声音也一天天

变得面目全非。父亲去世当天，殡仪馆的人不敢开火化证明，后来民警上门，还找了邻居做证，证明死的人是石天博的父亲，遗体才顺利火化。

回过神，石天博左手掏出纸巾，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。

他向来对自己宽大的额头感到不满，不止是额头，还有额下那双单眼皮遮掩着的一对小眸子，眸子下深深的眼袋，以及又宽又扁像猩猩的那个鼻子。四十岁了，他还是对自己的容貌感到自卑，如果有病人一直盯着他看，他也会不自在。

病房里边传出收音机的广播，关于今年雅典奥运会的一则新闻：

“俄罗斯跳水名将萨乌丁，最后一跳出现重大事故，双脚碰到跳板未能完成动作，直接摔入水中……”

石天博来到洗手间，打开水龙头，双手捧着水往脸上撩，动作显得有些粗鲁，头发、脖子和胸口都被水溅湿了。另一个穿白大褂的男人从卫生间走过来，一边洗手，一边说：“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！”

石天博抹了抹脸上的水珠：“后悔？”

“老石，你可是医生，这么做有违常理！”

“谁的常理？”石天博哼出一股鼻息，“器官长在我身上，怎么就有违常理？”

“你这样做让院领导和其他医生情何以堪？你倒是逞了一时英雄，却把其他医生架在道德上火烤。你听我一句劝，做人别那么执拗，再说了，这天底下的病人那么多，你身上的器官又能救几个人？”

石天博叹了一口气。

“老黄，那孩子才十三岁，我只是割一个没用的肾给他，难得还能匹配，怎么就碍着别人了？”他费解道。

“人言可畏——我说老石啊，你怎么还这么理想主义！”

黄伟毅叹了口气。

“你要是普通人吧，捐肾自然是好事，可你是医生，一旦在医院开了这个头，让其他医生以后再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？都效仿你捐自己的器官？还有啊，院领导该表扬你还是批评你？你这一行为会把整个医院推到风口浪尖，你这种个人英雄主义对集体可是有危害的。”

“我从来不想做什么英雄，我只是做我认为对的事。”石天博说。看着镜子里的自己，目光如炬。

“老石，我了解你的为人，可这年头人心早就变了，你真要这么做，别人的口水会把你给淹死……”

“淹不死，我早就对口水免疫了。行啦，老黄，好好准备明早的手术吧。”

石天博离开了洗手间，穿过走廊去了更衣室，换上短袖衬衫后，背着一个棕色的单肩挎包朝电梯口走去。

在过道上碰见一名外科医生，石天博朝对方点头打招呼，对方却假装没看见。石天博也没在意，一个人继续朝前走，来到电梯门口的时候，两名等候在原地的外科医生立即朝楼梯口走去。

石天博的眉宇间多了一条细缝。

电梯门开了，一名中年女护士冲石天博微笑打招呼。三十五岁左右，实际年龄可能要大几岁，一头乌黑顺溜的头发扎成马尾，皮肤白皙，柳眉大眼，气质成熟又优雅。

石天博有些紧张，像个羞涩的老男孩，微微低下头。

“石医生，我们都听说了。”女护士浓浓的南方口音，听起来很温柔。

电梯灯反射在石天博那宽大丑陋的额头上，看上去油光光的。他下意识把拇指和食指放在额头上。

“闫护士，我用这个办法救人是不是错了？”

“不，我认为石医生做得对。”

石天博稍稍松了口气：“但很多医生都认为我错了。”

“那是他们缺乏石医生这样的勇气，石医生不用在乎别人的看法。”

石天博抿嘴点头，脸上多了一丝欣慰。

电梯到了二楼，闫玥婷轻轻说了声：“我到了。”然后走出电梯。

石天博的心情忽然变得爽朗了些。

夕阳把云层烤得通红，大地像穿了一件隐形的棉袄，所有走在户外的人都感觉像“捂痂子”，闷热难当。

石天博从包里取出墨镜戴上，骑自行车离开了医院。他耳朵里塞着耳机，挎包里的CD随身听正播放着许巍的新歌《每一刻都是崭新的》。

回到自己家，冲了个凉水澡，煮了一包泡面，又接着听歌。

每一刻都是崭新的吗？

他关了随身听，打开电视机。

“今年的雅典奥运会，各国的运动员都在犯低级错误，跳水、体操、举重，很多项目都是如此，这些低级错误在专业运动员身上并不常见……”

石天博埋头，吃了一口泡面，听着电视新闻评论员的声音，眼睛斜睨着桌上的两份协议——关于义务捐献器官的协议。

电视新闻再度播放了萨乌丁的跳水“事故”。这位老将在做翻腾动作时双脚碰到了跳板，那一瞬间看起来真令人揪心。

石天博脑子里全是重复“低级错误”几个字的主持人的声音。他拿

起遥控器关了电视机，左手提笔在协议上签了字。耳边响着许巍歌唱的旋律。

每一刻都是崭新的。

我县人民医院一名外科医生学雷锋做好事，将自己的肾脏移植给了一个十三岁少年，此事轰动了整个县城。本报记者从医院了解到一些内幕，据说该少年的父亲原本打算将自己的肾捐给儿子，却在验血过程中发生了戏剧性一幕，这位父亲竟然发现儿子不是自己亲生的，随即扔下患病少年不管，自己人间蒸发……

03

2016年3月26日。

法医室的工作台上躺着一具尸体。法医助理正在缝合开膛解剖后的伤口。小伙子是个医学院来的实习生，戴着一副高度数的银边眼镜，镜片离尸体的胸腔不超过十公分，肤色同那具尸体一样苍白。

女法医扯下淡蓝色口罩，清秀的五官很好地掩盖了她的真实年龄。她看了实习生一眼，担心助手会不会因为近视而缝错了地方。转过头，女法医望向一位四十来岁的男子。在她眼里，凡是来这儿背对法医台的大老爷们儿没几个是好汉，不过眼前的人是个例外。

男子高大强壮，寸头，国字脸，眉毛又粗又浓，皮肤尤其黑，像是用清水洗过的煤炭，黑得发光发亮。他的腋下夹着一个黑色的、跟笔记本电脑差不多大的真皮大笔记本，那是他的“配枪”，最近这两年他带着这个大本子的时候比带枪多。

男子从进来到现在，几乎都是背身对着工作台上的那具尸体。

“小付，你也过了四十了吧？”女法医挑了一下眉毛，看外表她似乎比男子还要显得年轻。

“还是田姐你保养得好，”男子转过身微笑着说，“对了，结果怎么样？”

“长期过量服用美沙酮，有肺水肿和心肌损伤，这回剂量大，死于窒息。”

“有毒瘾吗？”

“不好说。美沙酮也可以是用来戒断毒瘾的药，比二战期间拿海洛因戒断可卡因高级不到哪儿去。”女法医的语调有些嘲讽。

“谎言去掩盖谎言，只能引发更大、更多的谎言。”男子说完后离开了法医室。

自从把上一桩案子写成了小说以后，付燕青便找到了另外一条自我救赎的路，用来弥补他早年为了工作、为了证明自己而忽略了家庭的罪过。三岁女儿夭折后，妻子跟他离了婚，精神也出了问题。先前他时不时都会去照应一下，但前不久已经移民的岳父将前妻接到了国外，付燕青的世界也就彻底孤独了。

对他而言，写作不仅可以对抗孤独，还可以感受不同阶层人的“不易”，可以让人在发现生活残酷的真相后，还能勇敢地热爱它。这就是付燕青努力想要达到的人生境界。刑警和作家两个身份的结合，似乎再完美不过了。现实中的命案是故事的来源，而写作可以释放负面情绪，将内心垃圾揉成团扔出窗外。

付燕青来到开放式办公室门口，摸到墙上的灯控，用他的黑色大本子敲击开关。六盏白色的节能灯照亮了这间可容纳三十人的刑侦支队办公室。他今天迫不及待叫人收拾了一张桌子，再过半个月，他最中意的爱将就会名正言顺地在他麾下听令了。